

宋元兩代書院及其刻書研究

林振興

一 前 言

書院制度在中國教育史上有重要之地位，自唐代書院建立以來，打破了官方對教育壟斷的局面。成了官學以外，培養人才的地方。一般而言書院多屬私人性質，可不受官方之管理。(註一)書院之建立雖在唐代，但大量興起卻在宋代，這和宋代之學術背景有關。宋代之四大書院對宋代之學術產生重要之影響。(註二)宋代之書院具有讀書、藏書、刻書、祭祀、講學等功能。其中以書院之刻書最為特殊。雕板印刷從唐代發明以來，(註三)造成書籍的大量流傳。因此學術之傳播和書籍之刊刻有密切之關係，宋代官方之刻書風氣極盛，上如中央之國子監(監本)，下如地方之府、州、縣學均有刻書。(註四)而宋代書院在此一風氣之下，亦有刻書之舉。元代書院也承襲此一風氣，而且更加盛行。此一現象乃在於元代之書院和宋代之書院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宋、元兩代之書院刻書雖只佔兩代刻書的一小部分，但因其性質不同於一般刻書，而有值得注意之處。

二 宋、元之書院概況

書院之名稱，首見於唐玄宗之「麗正書院」與「集賢書院」。*<<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志>>*云：

(開元)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及檢校官，改修書官為麗正殿直學士。八年，加文學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修書學士，光順門外，亦置書院。十二年，東都明福門外亦置麗正書院。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

可知唐代中葉之書院功能僅設於朝省，旨在編錄國史，整理古籍。清·袁枚云：

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註五)

而安史之亂後，因社會秩序混亂，很多士人避居山林，而以書院之名，稱其讀書之所。如第四郎書院、杜中丞書院、費君書院等均為當時士人讀書之所。終唐之世，書院之教育功能並未顯現出來。書院成為有教育之功能，及嚴密之制度，直到宋代才形成。宋代書院除了為士人讀書之所外，還有藏書、刻書、祭祀、講學等功能。書院即為士人讀書之所，則必有藏書之功能。清·戴鈞衡云：

昔宋太宗、真宗之世，凡建書院，有司必表請賜書，周述之於白鹿洞，李允之於
獄麓皆是也。然則，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以為藏書之所，而令諸士子就學其
中者也。(註六)

班書閣之<<書院藏書考>>亦云：

蓋書院之所以名之曰書院者，即以藏書故也。(註七)

由此可知，書院之名乃因其為藏書之所而命之。書院到了元代，不但藏書豐富，而且有藏書目錄的產生。如河南輝縣的共山書院即編有藏書目錄(註八)。

書院除了讀書、藏書之功能外；又有祭祀之功能，規模較大之書院設有禮殿（如白鹿洞書院有宗儒祠），規模較小之書院亦闢有祀堂以祀先聖先賢。如慈湖書院，<<浙江通志>>卷二十七云：

慈湖書院，在慈谿縣治北，宋郡守建以祀楊文元公，設山長主之。(註九)

建安書院，<<福建通志>>卷六十四云：

建安書院，在建寧府治北，宋嘉熙二年郡守王埜建朱子祠，立齋舍，以廖德明門人鄭師尹及蔡元定孫謨典教事，又建燕居堂於左，以祀先賢。(註十)

此外書院還有講學之功能，宋、元時期理學昌盛，理學家以講學為其傳授學問及思想之方式。而講學之場所，多假書院行之。如雲山書院，<<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云：

楊子謨，字伯昌。....講學於雲山書院，與諸生數陳論孟學庸大義。(註十一)

學道書院，<<宋元學案>>卷七十云：

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也。……築學道書院以講學。(註十二)

宋代書院確立了中國書院制度之規模，建立了中國教育制度的另一體系。使一向由官方所控制之教育制度有另一方向之發展。事實上，書院之興起和官學之衰敗有關。(註十三)

元代書院和宋代書院在制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宋代書院屬於私人性質，具有自主性。但元代書院則不同。元代書院則為官方機構。<<元史·選舉志一>>(三十一卷)云：

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遍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余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

由<<元史>>之記載可知，元代之書院乃受官方所管轄。和宋代由私人所管理之情況有所不同。因為公、私之不同，對書院之財政有極大之影響。因此元代書院之刻書能力比起宋代書院提高很多。

三 宋、元兩代書院刻書

宋代刻書事業發展快速，官、私刻書都非常發達。公家自國子監以至司、庫、州、軍、府、縣及官、私書院均有刻書之舉。北宋時期之刻書中心，主要為開封、杭州、四川。而隨著宋室南遷，刻書中心也有所變遷，浙江、福建、四川、江西等地成為刻書發達之區域。而宋代書院刻書之情況，也和宋代刻書發達之區域相互配合。宋代書院刻書之情況如下：

麗澤書院 重刻司馬光<<切韻指掌圖>>二卷

呂祖謙<<新唐書略>>三十五卷

象山書院 刻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泳澤書院 刻大字本朱子<<四書集注>>十九卷

- 龍溪書院 刻陳淳<<北溪集>>五十卷
 <<外集>>一卷
- 竹溪書院 刻方岳<<秋崖先生小稿>>八十三卷
- 環溪書院 刻<<仁齋直指方論>>二十六卷
 <<小兒方論>>五卷
 <<傷寒類書活人總括>>七卷
 <<醫學真經>>一卷
- 建安書院 刻<<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
 <<續集>>十卷
 <<別集>>十一卷
- 鷺洲書院 刻<<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代書院之刻書地點相當集中，其中象山、龍溪、環溪、鷺洲四所書院在江西，麗澤在浙江，建安在福建，竹溪、泳澤則不可考。由是可知，宋代之書院刻書和刻書區域有密切之關係。而宋代書院刻書則內容不一，包含經、史、子、集及醫書。宋代刻書限制極為嚴格(註十四)。紹興二十四年，下令毀棄各州軍不加申報所刻印的異說書籍，禁止擅刻書籍。淳熙七年，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因此宋代書院在刊刻書籍之時亦受限於禁書之令。但元代書院刻書則有不同。元代書院為官方之組織，不但財力雄厚，而且元代對於書禁之態度較為鬆弛，因此元代書院刻書不但數量增加，在內容上亦無宋代書院之限制。元代之書院刻書情況如下：

- 興賢書院 刻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
- 廣信書院 刻<<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 宗文書院 刻<<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
 <<本草衍義>>二十卷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 梅溪書院 刻<<校正千金翼方>>三十卷
 <<目錄>>一卷
- 馬括<<類編標注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
 <<後集>>二十五卷
 <<續集>>二十二卷
- 陳櫟<<書集傳纂疏>>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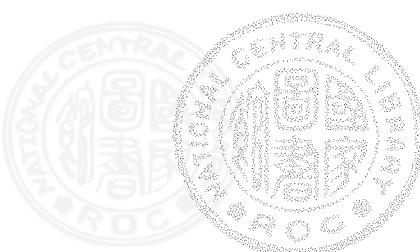
- <<韻府群玉>>二十卷
<<皇元風雅>>三十卷
- 圓沙書院 刻<<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
 <<後集>>十卷
 <<續集>>十卷
 <<別集>>十卷
 林駒<<皇鑑箋要>>六十卷
 <<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
 <<後集>>六十五卷
 <<續集>>六十五卷
 <<別集>>二十五卷
 <<廣韻>>五卷
 <<記纂淵海>>一百九十五卷
- 西湖書院 刻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至元五年重刻<<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國朝文類>>七十卷
 <<目錄>>三卷
 岳珂<<金陀粹編>>二十八卷
 <<續編>>三十卷
- 蒼巖書院 刻<<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
- 武溪書院 重刻<<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
 <<後集>>五十卷
 <<續集>>二十八卷
 <<別集>>三十二卷
 <<新集>>三十六卷
 <<外集>>十五卷
 <<遺集>>十五卷
- 龜山書院 刻李心傳<<道命錄>>十卷
- 建安書院 刻趙居信<<蜀漢本末>>三卷
- 屏山書院 刻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
 方是閑<<居士小稿>>二卷

- 豫章書院 刻<<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
- 南山書院 刻<<廣韻>>五卷
- 臨汝書院 刻唐·杜佑<<通典>>二百卷
- 桂山書院 刻<<孔叢子>>七卷
- 梅隱書院 刻<<書集傳>>六卷
- 雪窗書院 刻<<爾雅郭注>>三卷
- 東山書院 刻<<文選補遺>>四十卷

由上述之例可知，元代之書院刻書風氣之盛。其原因是元代書院有學田收入，可作為刻書之資，而書院之山長又為學問之人，因此元代書院大量刻書，而且所刻之書不乏卷數龐大之書。如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八十四卷，杜佑<<通典>>二百卷，<<記纂淵海>>一百九十五卷，均為鉅構，非有龐大之財力，無法達成。而元代之書院因屬官方組織，因而能浩鉅資以刻書。而元代亦有私宅刻書而託於書院者，因元時講學之風大昌，各路各學官私書院林立，故習俗移人，爭相模仿。這些私宅刻書而託於書院者有：

- 方回虛谷書院 刻筠溪<<牧潛集>>七類不分卷
- 陳仁子古迂書院 刻<<增補文選六臣注>>六十卷
 宋·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
 <<文選補遺>>四十卷
- 詹氏建陽書院 刻<<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
 <<後集>>十卷
 <<續集>>十卷
 <<別集>>十卷
- 潘屏山圭山書院 刻<<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集>>二十五卷
- 劉氏梅谿書院 刻<<鄭所南先生文集十六篇>>一卷
 <<清雋集>>一卷
 <<百二十圖詩>>一卷
 <<錦殘餘笑>>一卷
- 鄭玉師山書院 刻<<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元代書院刻書，不但在數量上增加，在內容上也較宋代豐富，尤其是類書方面。而元代之書禁不若宋代之嚴密，也是促成內容多元性的原因。至於元代之刻書亦集中於江南



，而元代之書院刻書也聚於江南之地。元代書院可考者，建於江西者有：興賢、武溪、豫章、臨汝等書院；福建者有：建安、屏山、南山等書院；江浙者有：圓沙、西湖、龜山等書院；湖南者有：桂山書院。由此可見，元代刻書書院分布於江西、浙江、福建三地，和宋代之地域相同。

宋、元兩代之書院刻書有相當之成績，尤其是元代之書院刻書，可以說是書院刻書相當發達之時期。

四 結 論

宋、元兩代之書院，在體質上並不相同，宋代書院介於官、私之間，擁有相當之自主性。而元代書院卻是屬於官方組織。因而造成經費的懸殊，使元代書院具有大量刻書的能力。顧炎武云：

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於官而易印行，三也。（註十五）

顧炎武所言甚是，宋、元之書院刻書，其特色正在於此。如西湖書院刻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正是如此。宋、元之書院刻書只是宋元時期大量刻書的一小部分，但其卻有不可忽視之價值，因為書院刻書和當時學術發展有密切之關係，不同一般之刻書。

五 註 釋

註一 宋代之書院介於官學、私學之間，迄乎南宋之世，書院多為理學家私人講學之所，元代則將書院納入官學，明代又恢復為私學，而清代又予制度化，並與科舉相結合。

註二 四大書院者，有不同之說法。馬氏《文獻通考》卷四十六，以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嶽麓為四大書院。而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以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為四大書院。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亦同呂祖謙之說法。

註三 雕版印刷術之發明於何時，衆說紛紜，但較可靠之說法始於盛唐。詳見屈萬里、昌彼得之《圖書版本學要略》卷二《源流篇》。

註四 宋代官方刻書風氣昌盛，詳見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三。

註五 見《隨園隨筆》卷十四。

註六 見《桐鄉書院四議》。見《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卷六十五。

註七 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三號。

註八 《柳待制文集》卷十六《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註九 見《浙江通志》卷二十七。

註十 見《福建通志》卷六十四。

註十一 見《宋元學案》卷七十二《二江諸儒學案》。

註十二 見《宋元學案》卷七十《滄洲諸儒學案下》。

註十三 宋代書院之興起原因，詳見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第二章〈宋代書院興盛之原因及其功能〉。

註十四 有關宋代禁書嚴格之情況，可詳見周師彥文之《宋代坊肆刻書與詩文集傳播的關係》一文，及《中國禁書大觀·文治的陰影：宋代禁書面面觀》。

註十五 見《日知錄》卷十八，監本二十一史條。

六 參考資料

元史	脫脫	鼎文書局新校本
新元史	柯劭忞	藝文印書館
蒙古兒史記	屠寄	鼎文書局
文獻通考	馬端臨	新興書局
宋元學案	黃宗羲撰全祖望補	世界書局
天下書院總志		廣文書局
書林清話	葉德輝	世界書局
柳待制文集	柳貫	四部叢刊本
日知錄	黃宗羲	臺灣商務印書館

浙江通志	胡宗憲	明嘉靖四十年刊本
福建通志	陳壽祺	同治十年刊本
		中國省志彙編之九
		華文書局
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	來夏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禁書大觀		上海文化出版社
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	孫彥民	政大教育研究所
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	吳萬居	文史哲出版社
中國古代書院制度及其刻書研究	黃晴文	文化大學史研所碩論 七十三年
圖書版本學要略	屈萬里 昌彼得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書院藏書考	班書閣	國立北平圖書館刊 第五卷 第三期
中國書院刊刻圖書考	辜瑞蘭	國立中央圖書館刊 新九卷 第二期
元代學術之地理分布	何祐森	新亞學報 第二期
宋元明清書院概況	曹松葉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 週刊 第十集 第一一一 期至一二五期
宋代坊肆刻書與詩文集傳播的關係 周師彥文		文學與傳播關係研討會

